

许地山◎著

陈那以前之因明

老北大讲义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促生了中华教育的圣地；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规范了中华学子的心路；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骼；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

重访老北大·敬聆大师言

时代文艺出版社

陈那以前之因明

许地山◎著

陈那以前之因明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那以前之因明/许地山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4

(老北大讲义)

ISBN 978-7-5387-2627-5

I. 陈... II. 许... III. 因明 (印度逻辑) —研究

IV. B81-093.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4503 号

陈那以前之因明

- | | |
|-------|---|
| 作 者 | 许地山 著 |
| 出 品 人 | 张四季 |
| 选题策划 | 张四季 |
| 责任编辑 | 陈 琛 |
| 特约编辑 | 秦千里 苗欣宇 |
| 出 版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130062 |
| 电 话 | 总编办: 0431-86012726 发行科: 0431-86012939 |
| 网 址 | www. shidaichina. com |
|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
| 字 数 | 73 千字 |
| 印 张 | 6.5 |
| 版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老北大讲义》出版说明

自1898年建校以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座重镇。我们很难在“重镇”的前面加上合适的定语，如果挂一漏万地勉强做一下尝试，那么，如下关键词应该无法忽略：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如果再在这些严肃的字眼前做个补充，我们应该谨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或许是这个样子的——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离中心词越远的形容词，它的定语功能越弱，因此，这个“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实很让人怀疑——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北大只是无数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吗？

确实如此，在我们没有条件走入北大的课堂，在我们没有聆听教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在我们没有阅读这套《老北大讲义》之前，它只不过存在于我们渴求学业、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们很难跨越时空触摸“五四”时期的红楼，也再无可能听到黄侃挤对胡适的精彩言辞——但好在，校址课堂可以变换，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这套《老北大讲义》，仍然使这座学术思想的重镇触手可及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不仅仅再让我们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实上，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传得更远更久，同时又能连缀百年与今日、先贤与遗产呢？

这套《老北大讲义》，就是这样与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来自于塑造这座重镇所需的基石——现在我们依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总结出给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国斯坦福大学明确拒绝了国务卿赖斯重回母校任职的申请。一位教授这样阐述他的理由：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科学、专

业、正直等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斯坦福不应该再让她回来。美国人在现代文明中体会到“学校”的本质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会思想纷杂的乱世中，北大的学者便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勇气”二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启蒙。

正是基于勇气之下的正义、科学、专业、正直，老北大的讲义直到如今，依然在现代学术和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原因似乎很简单：它只为良知负责，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原因却也很复杂：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仅有愿望和坚持那么容易。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这套《老北大讲义》，是如何能够穿越百年风云，在思想的多次变革和社会的动荡过后，依然能够熠熠闪光。

或许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准绳。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了学校与教育的因素，就会清晰地看到现代学术与思想发轫的源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套《老北大讲义》呈现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甚至更多的边缘学科。而我们大概很难想到那些目前几近符号化定格的先贤竟会如此“跨学科”，在某个非专项的细小考证上侃侃而谈；

其二，在同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观点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课堂上也经常有明讥暗讽、互相贬低之类的掌故。但这并不妨碍落了下风的一方以独立的精神和学术的品格坚持自己；

其三，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或历史观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对本国正在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大胆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著述中鲜活的思路和治学原则。或许其所述内容业已陈旧，但其字里行间跳动的思想却是今天的所谓巨著中缺少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老北大讲义》不仅仅是小小课堂的教学工具，更是现代学术和思想发轫的第一媒介。因为有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因为有了胡适的西方哲学讲义，才有了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思潮的进一步了解；因为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汉语研究，才有了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依据……

当我们无法亲临北大课堂，当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时，这套《老北大讲义》像是一座桥梁沟通了时空，轻易地在我们脚下

搭建了一条通往中国学养源头的路。

然而，对这些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推广，看似轻易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作者的成就与影响，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书的内容价值，甚至还得兼顾品种的丰富性和学科的完整性，因此，难免有遗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响较广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种单行本见于市面。编者虽然力求呈现出更多的新品种，填补文化传承上的空白，但考虑到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讲义”的概念进行编纂出版。所以，我们也在严谨衡量的基础上推出了这类“旧作”。

而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很多著述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见。但让我们十分快慰的是，在编选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多孤本，不日将陆续付梓——在兴奋与欣喜之余，我们也不免惧怕，如果再不出版，它们，这些一流学者的毕生心血与思想学术的经典，恐怕后人再难读到了。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延续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则，很难说再过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会不会只是个在口头传颂的一段传奇。

编 者

2009年3月

关于本书与作者

许地山(1893~1941)，现代作家、学者，笔名落华生，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很多人对他的认识仅限于爱国进步作家，而实际上，他同时还是一位对宗教十分有研究的学者。他1923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及宗教比较学，同年转入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1926年到印度教徒大学研究梵文及佛学，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任副教授，并在北大等著名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他又于1933年再赴印度自费研究宗教和梵文4个月。从他的经历可见，对于宗教研究，他不但非常感兴趣，而且比较深入。

许地山对佛教的研究工作，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编纂工具书，二是撰写论文。他主编的《佛藏子目引得》三卷，是供学者研究佛教文献用的工具书。而他主要的佛教论文有四篇，分别是《陈那以前之因明》、《大中磬刻文时代管见》、《观音崇拜之由来》和《宗教的妇女观——以佛教的态度为主》，另外，据说他还有两篇论文，一是在英国读书时写过介绍《法华经》的论文，受到牛津大学神学家们的赞扬，另一篇是《大乘佛教之发展》一文。

这本《陈那以前之因明》(原书名为《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就是许地山诸多宗教著述中的代表作。

因明，简单来说就是印度的论理学(逻辑学)，它也是佛教的“五明”之一。陈那(约440~约520)，是古印度中期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论师，因对因明学进行了改革，将正理派与佛教古因明的类比推理改造成为演绎推理，形成了印度逻辑史上的一大飞跃和转折，所以被尊为佛教新因明学的创始人，被后人称为“中世纪正理学之父”。

在20世纪初，中国的佛家因明学研究掀起了一次高潮，当时，梁

启超、章太炎、章士钊、谭戒甫等名家竞相研习，将其与中国名辩学作比较研究，并出现了数量可观、影响巨大的一批学术著述，比如吕澂的《因明纲要》（1926），为首部因明学的通论性专著，语言学家陈望道的《因明学》（1931），为首部以白话文写作的因明学通论，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删注》（1926），虽有失误，但也是当时因明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而许地山的《陈那以前之因明》，实则是一篇长达6万字的论文，为当时因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独特意义在于它是近代中国第一篇专述因明史的论文，介绍了古因明的发展脉络，并分专题对《中论》、《方便心论》、《瑜伽师地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顺中论》、《如实论》的因明思想作了概括的介绍，对一系列因明义理作了新的探索。

我国新一代因明学专家郑伟宏评论说，此文性质“是一篇长达6万多字的因明史专论”，“该文依次评介了龙树、圣天（仅有生平）、弥勒、无著、世亲其人其书，理清了陈那以前中观、瑜伽派发展因明的线索，同时发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史料，发表了一些新鲜见解”。^①郑伟宏认为此文有四大主要贡献：1，提出了佛家逻辑之所以特名为因明的猜测；2，对《瑜伽师地论》中关于因明的定义作出了明确的解释；3，将《瑜伽师地论》与《正理经》作了比较；4，对最早提出“因三相”的《顺中论》作了介绍。

郑伟宏认为此文有四大主要贡献：1，提出了佛家逻辑之所以特名为因明的猜测；2，对《瑜伽师地论》中关于因明的定义作出了明确的解释；3，将《瑜伽师地论》与《正理经》作了比较；4，对最早提出“因三相”的《顺中论》作了介绍。

郑伟宏认为此文有四大主要贡献：1，提出了佛家逻辑之所以特名为因明的猜测；2，对《瑜伽师地论》中关于因明的定义作出了明确的解释；3，将《瑜伽师地论》与《正理经》作了比较；4，对最早提出“因三相”的《顺中论》作了介绍。



目 录

龙 树	5
《中论》	7
《回诤论》	11
《〈压服量论〉论》	13
《方便心论》	15
圣 天	27
弥 勒	29
无 著	51
《大乘阿毘达磨集论》	53
《顺中论》	61
世 亲	77
《如实论》	83
结 论	93

顶礼过去诸论师，令我粗知佛论法。

顶礼韦陀耶菩散，字井、杜耆、克伊特。

与及法友吕秋逸，令于正理得新解。

此原诸师所讲述，我今演绎其梗概。

原始佛教的典籍未尝说过何等论理学的原理。佛陀唯一的辩证方法便是如法实相知解；知己，亦如诸法实相为众生说。所以他的德号名为如实知者和如实说者。所谓如实是依据实现的道理去了解一种事物或依这道理来对人解说。在问难的时候，也当先行辨别值得回答与不值得。如问“犇牛角得几汁之乳？”这于实在的道理上不能有，所以不值得回答，也不能回答。虽然如此，佛陀所谓实理有许多是主观的，如《智度论》（二）及《俱舍论》（一九）所列外道十四难句，佛不置答，而这十四难在理论上都是值得辩论的。又如《智度论》（二六）的四种答，及《俱舍论》（一九）的四记都是初期佛教论法的模范。四记者：一、一向记；二、分别记；三、反诘记；四、舍置记。如问：“一切有情皆当死否？”答：“一切有情定当死。”这肯定的回答，名为一向记或定答。如问：“一切死者皆当生否？”答：“有烦恼者当生，非余。”死者不一定都能转生，只有一部分有烦恼的有情当转生，其余断除烦恼的有情就没有转生的必要，所以这要分别问题中事物的性质才能回答的名为分别记或分别义答。如问：“人为胜劣？”这问题可以有相反的回答，问者未得它的内容指明，所以回答者当先反诘一下。如反问说：“为何方所？若言方天，应记人劣；若言方下，应记人胜。”这便是反诘记或反问答。如问：“五蕴与有情为一，为异？”因为有情无实，一与异的性质不能成立，所以不能回答。这便名为舍置记或置答。

十四难句与四记不过是辩论方法的雏形，并没有说明何等论理的原则。在佛教典籍里最初依着论理的原则来辩论的记载或者是《那先比丘经》。那先回答弥兰王说：“如使王作智者问，能相答；王作王者问，愚者问，不能相答。”（二卷本，卷上）智者语（Panditavāda）为相诘语，相解语，相上语，相下语，有胜，有负，正语，不正语；自知是，非是。王者语（Rajavada）为王者语自放恣，如论者意见与王语相违戾，就用强权诛罚他。愚者语谓语长不能自知；语短不能自知；忧悞自用，

只求得胜。论理家是智者，他要能够推量事理，辨别是非，才能合乎辩论者的资格。《那先比丘经》所定的原则虽然是对，但在方法上也多少改变。后期的论藏对于辩论方法和原理渐次发达，在《论事》(Kathāvatthu)里已有邬波那耶(upanaya, 小前提)、尼伽摩那(Niggamana, 断案)、波梨若(Pariññā, 命题)等名词, 可见当时已经有论理学的知识, 不过辩论的形式还没改变而已。此后佛教的思想依着时代进步, 教义中有许多论点都要靠着论理学的原则及方法去解决它们, 意见不相同便分出许多宗派。诸宗派中最重要的是毗婆沙(Vaibhāṣika)、经量(Sautrāntika)、瑜伽(Yogācāra)及中观(Mādhyamika)四派。自从这四派建立以后, 僧团中的因明大家因是产出。各派对于异己的派别都存着显正破邪的心思, 竞用名理为辩护自己所立的教义和破斥他人所说的理论。其中最激烈的争论为瑜伽与中观两派的学者, 所以陈那以前的佛教论理学家多半是这两派的人物。据历来的说法, 龙树和圣天属于中观派, 弥勒、无著与世亲属于瑜伽派。这两派的论法, 在辩护和破斥的方式上都是采用古论理学家足目(Akṣapāda)所立的原则。

关于论著方面, 被看为最古的支那译本为《方便心论》与《如实论》。《方便心论》相传是龙树所造, 而《如实论》则为世亲所造。宇井博士说《方便心论》所示的论法很古, 与《斫罗迦本集》(Caraka Saṃhitā)所载的很相近。此外, 如《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等书, 都是很重要的著作。《集论》的论法与《地论》和《显扬论》常有不同之处, 这在以后便可以看出来。在西藏文及梵文中还保存着好些关于论理的著作, 但多半是残篇零卷, 不像中国译本及注释那么完备, 可也不能不注意到。传佛教论理到中国最有功的是玄奘法师, 我们从他的翻译和他的弟子们的注解里头可以看出陈那和他以前佛教论理发展的情形。至于这些著作与其著者之关系, 有些是不能肯定地指为某人所造, 以下依着相传的说法把各部归入原指的作者, 不过是为权宜起见而已。

龙树或圣龙树为中观派的建立者，是公元第三世纪的人物。当南印度案达罗朝（Andhra）引正王（Sātavāhana）治世时，他生于大桥萨罗国（Manākoṣṭla）之毗达婆（Vidarbha，今之 Berar 境）。在他的求学时代曾于黑河（Kṛṣṇa）岸边的吉祥山（Śrīparvata）住过很多年。他是婆罗诃（Śāraha）的弟子，因其辩才，感化婆闍提婆王（Bhojadeva）皈依佛教。

依西藏佛典《文殊师利根本密咒》（Mañjuśrī Mūla Tantra, Hjam-dpal-rtsa-rgyud）的预言，龙树当生于佛灭后四百年，即公元前 33 年。可是学者多不以此说为真确。龙树乃那烂陀寺（Nālandā）的一位学匠，当法显到印度时，那烂陀还是一个小村，并不以学府著称。那烂陀寺的建立最早不过在公元前第一世纪，故龙树的生时当不能早过这个时期。陀罗那达（Tārānātha）的《印度佛教史》说龙树与公元 300 年左右御世的涅槃旃陀罗王（Nemi Caudra）同时。又鸠摩罗什（Kumārajīva）曾译《龙树菩萨传》，故龙树当为公元 300 年到 400 年间的人物。



中论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促生了中华教育的圣地；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规范了中华学子的心路；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骼……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

《中论》为中观派第一部系统的著作。中观据说当作中道观。中观从四方面立论：一、斥对于一边的分别；二、斥对于一边的否认；三、斥多与一的判定；四、立对于绝对真理的知觉。因此《中论》的开章便是四句八不：

“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

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

我们不能离开不生的观念而理会生，如果有人说“这世间存在”或“这世间不存在”，他便有了一边的见地。中论家为趋避这样的偏见，便立“不生亦不灭”的原则，使人理会一边分别的非是。这是中道的第一步趣。

既斥生与灭、存在与不存在两边的分别，中观论者便开示超出两边当中一条完全调和的道路。这便是中道的第二步趣“不常亦不断”。永远存在为常，永远不存在为灭，世间实在没有永远存在与永不存在的的事物，故世间不常，同时也不断。

中道调和一切异相，同时不能超出诸相之外。因为一切异相所显异相性都由我等对于彼等相互间的一致概念而起。如果没有一致的性相，自然也没有差异的性相，所以中观的第三步趣便是“不一亦不异”。“异”的观念由于与“一”的对举而生，一既泯灭，异亦不存。

既知事物的现象并非生灭、常断和一异，学者切莫想象此中有一条中道存在。生与灭之间、常与断之间、一与异之间实在没有什么。所以中观论的第四步趣便是“不来亦不去”。来必有所从，去必有所自，既有所从与有所自，就必有界限，而界限是相对的。欲明绝对的真理必须舍弃相对的界限，故说世间现见诸相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

绝对便是“空”（*Sūnyatā*），真理即所谓“谛”（*satya*）。绝对的真理便是空谛。空谛依两种真理的假定而得说明。两种者，即世俗谛（*saṃvṛti satya*）与第一义谛（*paramārtha satya*），世俗谛为假设的真理（*conditional Truth*），第一义谛为超绝的真理（*transcendental Truth*）。从第一义谛或超绝的真理看来，一切事物不从无生有，也不从有断灭而无。所以说生灭和有无的现象，都是根据从我等日常知见的假象所立的世俗谛或假设的真理而来。实际说起来，一切事物都无自性，都不是自生的。事物的出生都各有它们的因缘，不是偶然，也不是徒然。一种物质和寓在它里头的性质，两者的存在互为因缘。性质不能离物质而独存，等于物质不能离其性质而被理会。如水是物质，湿是水的性质，离